

# 西行散记

——中国影协代表团访问拉脱维亚、摩尔多瓦记行

文 / 吴冠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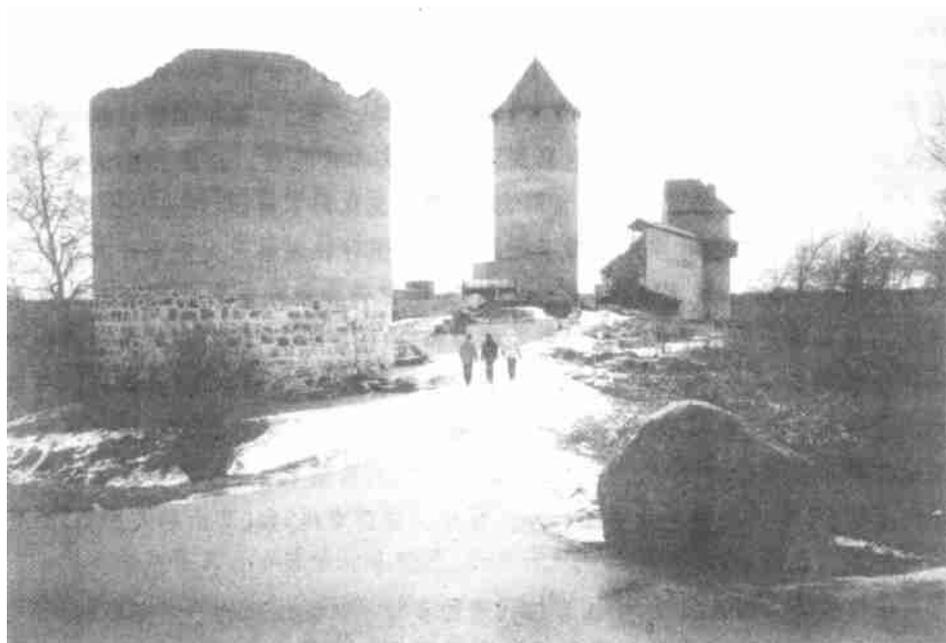
2001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中国电影家协会代表团一行四人,在团长王坪(山东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率领下,西行拉脱维亚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开启了中国电影界与两国电影界交流与合作的大门。

由于行程的安排,中国影协代表团此次出访活动要三进三出俄罗斯。第一次降落莫斯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经过一个多小时低效率的通关程序,我们才真正融入莫斯科深沉的夜色中。天上飘着雪花,来接我们的白嗣宏<sup>①</sup>先生说,这是莫斯科今年的第一场雪。车行夜色好像穿越着时间的隧道,我们每个人都想像着将要看到的风景。拉脱维亚?摩尔多瓦?不要说他们的电影,光这两个名字对于我们也是陌生的。

到达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时候,飘漫的雪花已经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没过了脚面。沐雪临风,深深吸一口气,从想像中回到现实。我一直认为,苏联时期的电影,最有味道的是冬日里的夜景戏。《两个人的车站》、《命运的捉弄》、《被遗忘的长笛曲》、《红莓》……只有在寒冷的夜色中,你才能体味到俄罗斯艺术那独有的凝重与忧郁。白色的雪,黑色的夜晚,在分属两级的色块勾画出的俄罗斯印象中,我们总有一丝淡淡的伤感,它来自哪里?历史吗?现实吗?还是电影?没人能够说清楚。在我们访问拉、摩两国的十几天中,莫斯科的雪断断续续地没停过。听说,只有到了来年的五月,它们才会慢慢地融化,而那时,爱漂亮的中国姑娘已经穿裙子了。

我们又是“摸”黑进入拉脱维亚的。从飞机上向下望去,灯火阑珊犹如繁星点点的城市便是里加了。里加,拉脱维亚的首都,一座800年历史的老城。从欧洲城邦制历史的意义上讲,里加的历史就是拉脱维亚的历史。大约900年前,为了找一条通向东方的商路,德国商人选择了里加作为达乌加瓦河(Daugava)的出

<sup>①</sup> 白嗣宏,俄罗斯国际经济家协会亚洲事务主任、中国世界电影学会会员。



拉脱维亚最古老的城堡——特瑞达城堡(建于12世纪)

海口,并准备以此为战略据点征服北欧及以东地区。1201年,一个叫毕绍普·阿尔伯特(Bishop Albert)的渔夫在此地建筑了第一座城堡,这就是里加城历史的开端。在此后将近500年的时间里,德国占领者和当地的居民发生过无数的战争,直到17世纪,瑞典人通过战争夺取了拉脱维亚。18世纪,瑞典人又与俄罗斯人发生了争夺拉脱维亚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拉脱维亚基本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十月革命让拉脱维亚第一次成为被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然而这一状态只维持了20多年,1944年9月,苏联红军占领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城市,拉脱维亚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直到1991年,拉脱维亚再次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几经历史的沧桑,使得拉脱维亚人的性格非常多元化,既有像德国人的拉脱维亚人,也有像俄罗斯人的拉脱维亚人,而生活中的他们又保持着北欧人的习惯。拉脱维亚的电影这次我们无缘看到,如果也渗透了这种变幻多元的历史血脉的话,倒不失为一种另类的民族特色。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电影代表团抵达拉脱维亚的时候,“中国电影周”的活动已经结束。负责安排此次活动的是拉脱维亚国际电影中心。该中心为一民间电影团体,共有8名工作人员,是一伙作风颇似德国人的拉脱维亚人。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专业精神令人钦佩。电影中心每年都举办一次以爱森斯坦的著名影片

《武库》命名的“《武库》国际电影论坛”，每年的主题各不相同，今年的主题是中国当代电影。此次“中国电影周”从11月9日至14日，共放映了三部最新的中国电影，分别是《益西卓玛》、《非常夏日》和《那山那人那狗》。据中国驻拉脱维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中国电影周”的开幕式非常隆重。拉脱维亚议会外委会主席、议会拉中友好议员小组主席、外交部和文化部官员、新闻界人士，以及各国驻拉脱维亚使节5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中国驻拉脱维亚大使王开文在开幕式上介绍了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和中国电影业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拉脱维亚的主要媒体也对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周”做了相关报道。新华社驻拉脱维亚分社于11月10日在网上发布了有关“中国电影周”的消息。开幕式上放映了影片《益西卓玛》。片中女主人公不寻常的命运和西藏壮丽的风光深深地打动了拉脱维亚观众。拉脱维亚的电影同行告诉我们，他们喜欢反映中国现实生活，又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影片。因此，《益西卓玛》和《那山那人那狗》颇受拉脱维亚观众的欢迎。

在拉脱维亚的三天里，中国影协代表团参观了拉脱维亚的两个电影制片厂。其中一个坐落于美丽的里加湾岸边的别墅区内。它是由一个电影院改造而成的，现已被一位电影导演买了下来，共有10名员工。这个电影制片公司现在主要制作一些广告片和这位导演的影片。制片厂的前后期设备比较齐全，管理有序，但档次属中等水平，基本可以满足一部常规电影的制作要求。另外一个便是里加电影制片厂。厂里的拉脱维亚同行多少还带点苏联时期的风气。他们介绍说，这个制片厂是苏联时期拉脱维亚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著名的苏联影片《秋天的童话》就是这个厂制作的。里加电影制片厂一共有五个摄影棚，一个很大的服装车间，一个道具车间和一个动画片制作车间。私有化改革之后，里加电影制片厂资产的70%以60万美金的低价卖给了私人，国家资产只占30%。由于每年的制片经费有限，制片厂的生产任务根本“吃不饱”。摄影棚或租给电视台制作电视节目，或改作旱冰场供孩子们玩耍。拉脱维亚每年投入电影的制作经费是40万美元，这些资金要分给3至5部影片。拉脱维亚年产影片2至3部，平均每部影片的制作经费也是40万美元。因此，每部影片的制作资金50%要靠银行贷款，25%靠赞助，20%从票房收入里出，5%是导演自己掏腰包，国家对电影的收入免税。拉脱维亚全国一共有10家影院，90%的场次放映的都是好莱坞电影，而且美国人要把每部影片放映收入的94%都拿走，因此电影根本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收益。但拉脱维亚观众很喜欢看本民族的影片，这也是拉脱维亚艺术家对电影矢志不渝的动力所在。与中国电影现状相比，拉脱维亚和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影片发行困难，好莱坞的入侵等。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得到

了政府更多的支持,也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在拉脱维亚的民间传说中,有一句有趣的话:“里加城建完了吗?”(Has Riga been completed?)它是说,在每天的午夜时分,达乌加瓦河深处都会传出这样的声音:“里加城建完了吗?”灯塔上的了望者就回答:“还没有”。有一天,当了望者回答说:“建完了!”他就掉进了达乌加瓦河。对此,拉脱维亚人的解释是:里加城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完成(Riga has not been completed and never will be)。在我们听来,这话里蕴含着一种不屈服的狠劲儿。纵观他们的历史,我们知道,拉脱维亚人太想建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拉脱维亚,一切都是自己的,包括电影。

当我们再次俯瞰里加城的时候,大部分拉脱维亚人都还在梦乡之中。我真想告诉他们,曙光中的里加有多么美,简直就像一个圣诞乐园。下次吧,电影已经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下次他们来中国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们的。

很多摩尔多瓦人一辈子没喝过水,喝的全是酒。乍听这话,有点像冯小刚贺岁片中的台词。而当我们被摩尔多瓦人的热情包围的时候,才发现这完全是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毫无夸张。

中国电影代表团一到基希纳乌(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就受到中国驻摩尔多瓦大使馆和摩尔多瓦电影家协会的热情欢迎。摩尔多瓦影协在协会的“首映”酒吧准备了丰盛的晚宴为中国电影代表团接风洗尘。这是不喝不行的场合。白(红)葡萄酒、伏特加、啤酒随便挑,但一定得选一样。摩尔多瓦人劝酒的方式也很特别,小勺一敲玻璃杯,桌上的人就都不说话了,敲杯子的人站起来,一番长篇大论,内容多是欢迎到来,友谊万岁,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类的大事,最后他一举杯,为了这些大事,干杯!这哪能不干呀,干!得,一杯!就这样,桌上的主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们就一杯接一杯地喝。他们一点儿事儿没有,我们已经酒酣耳热,昏昏欲睡了。

看了资料才知道,摩尔多瓦地处内陆,全年的日照约200多天,气候温暖,非常适宜葡萄的种植。因此摩尔多瓦在苏联时期,就有苏联的酒窖和后花园的美誉。摩尔多瓦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感到了温暖和一醉方休的实在。

11月21日上午,中国电影代表团一行前往影协拜会了摩尔多瓦影协主席安纳托尔·托德鲁先生。一进办公室,他给每人先倒一杯威士忌,并告诉我们,摩尔多瓦人的酒就是中国人的茶。大早上起来也要喝!托德鲁先生是摩尔多瓦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诗人。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埃米涅斯库的画像。苏联时期,他曾被流放西伯利亚,经历坎坷。稍坐,我们一起参加了“中国电影日”的记者招待会。本次“中国电影日”的影片一共有三部,分别是《红高

梁》、《凤凰琴》和《红色恋人》。摩尔多瓦媒体就参加本次“中国电影日”的影片、中国电影创作现状、中国电影的发行,以及中国电影刊物的基本情况提出了问题。中国电影代表团一一作答。晚上,中国电影代表团在摩尔多瓦的“祖国”影院小厅参加了摩方主持的“中国电影日”开幕式。摩尔多瓦文化部长、中国驻摩尔多瓦共和国大使林贞龙,以及近百位摩尔多瓦文化界、政界名流参加了开幕式。整个开幕式俭朴热烈,充分体现了摩尔多瓦人的实在与热情。开幕式后,放映影片《红色恋人》。在映后的招待会上,许多摩尔多瓦电影界的朋友,外国驻摩尔多瓦的外交人员向代表团表达了他们对这部影片的感动与喜爱之情,并对中国电影取得的进步表示了由衷的赞叹。

访摩期间,我们在摩尔多瓦影协观看了多部摩尔多瓦的纪录片和喜剧片。摩尔多瓦现在基本上没有长故事片的生产,拍摄的多是纪录片和短故事片。无论从选材还是表现方法,他们的纪录片基本还是沿袭苏联时期艺术纪录片的传统,主观性强,缺乏纪录电影的纪实风格,主题也多是赞美劳动,赞美生活之类。由于资金设备的原因,制作较粗糙。当然,其中也不乏精彩的作品,如《酒神》、《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等。托德鲁先生的影片也在观摩之列,那是一部表现摩尔多瓦民间歌舞的纪录片。影片拍摄得富有诗意,忠实地保留下许多摩尔多瓦民间歌舞的珍贵资料。摩尔多瓦的喜剧短片大都以动作喜剧为主,主要讽刺苏联时期的社会现象,制作比较粗糙。对于国民经济处于困顿时期的摩尔多瓦来说,电影,尤其是长故事片实在是一件奢侈品。因此,中国电影代表团此次摩尔多瓦之行,更多扮演的是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我们带去的不仅是中国电影,更是中国人今天真实的生活和思想;我们看到的也不仅是摩尔多瓦的影片,更是他们的历史与文化。此时此刻,电影像是一座桥梁,通过它,两个不同的民族走到了一起。

中国电影代表团在摩尔多瓦期间,出席了摩尔多瓦国际经济法学院授予中国驻摩尔多瓦大使林贞龙荣誉博士称号的仪式。林大使是本次“中国电影日”活动的积极推动者和组织者,并全程参加了中国代表团所有大型活动。这也是林大使卸任前做的最后两件事(另一件是摩尔多瓦总理访问中国)。中国电影代表团访摩期间,深深地感受到摩尔多瓦各界对林大使爱戴、敬重和挽留之情。

Cricova 地下酒窖和古老的卡普里亚纳修道院是摩尔多瓦著名的历史和旅游胜地。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摩尔多瓦的时候曾参观过 Cricova,这个有 60 公里长的地下酒窖。当年,这里储存的酒够苏联公民一人喝一杯。摩尔多瓦著名的喜剧演员图多·塔塔鲁陪着我们,塔塔鲁在摩尔多瓦可谓家喻户晓。我们极想找一个能够同他媲美的中国喜剧演员,最后仍在黄宏和赵本山之间犹豫不定。他



中国电影家协会代表团与摩尔多瓦农家合影

原本是一个民间音乐家，后来被托德鲁先生发现，并让他进大学深造。现在，他是摩尔多瓦当红的演员、节目主持人和导演。有这样一个喜剧感的人物做导游，我们突然觉得，摩尔多瓦古老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变得生动起来，是塔塔鲁让它们变得生动了。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古老文化和灿烂文明孕育的今天的摩尔多瓦人；而那些古迹又向我们标明了塔塔鲁们的文化渊源。

在摩尔多瓦，我们听到过这样的话：“摩尔多瓦不是一个民族，它只是一片土地。虽然我们已经独立10年了，但我们还没有学会独立思考问题，思考我们要什么？思考我们该怎么办？！”这话仅仅是对一个国家的诘问吗？还是有其他的意义？反正我琢磨了半天，心里酸酸的。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部名叫《斯特凡大公》的罗马尼亚电影。当看到斯特凡的雕像矗立在基希纳乌市中心广场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斯特凡是摩尔多瓦的民族英雄。不过，这位英雄所代表的是罗马尼亚民族。电影让我们来到了真实的摩尔多瓦，看到了真实的摩尔多瓦，但有些真实是电影永远也无法表现出来的。